

中国故事

丁肇中祖居的故事,根脉深长

□ 叶梅

到老家,丁肇中依然身材挺拔,推开大门的一刹那,他侧着身子歪着头,睁大眼睛朝院里张望,一脸好奇的样子。其实他已经不只一次地回来,但每次踏进这道大门,他都似乎一下子变得年轻,俨然还是那个少年。

这是他的祖居。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丁肇中,这位身上流淌着中华血脉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根就在此地。

初夏的阳光下,山东日照一个叫涛雒的小镇,我站在那一方洁净的门前,端详着这座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丁家大院。那敞开的大门两侧贴着暗红纸楷书对联:“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再仰头望去,门楣上悬挂的黑底镀金的匾额端庄郑重,上书五个大字:丁肇中祖居。

小镇涛雒,雒即洛,洛水也。涛雒可谓黄海之滨,洛水之波。涛雒的丁氏家族在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相传汉代此地就已建制设盐官,宋金时期设涛雒镇,与日本、韩国等地通航。康熙年间,进士丁泰奏请朝廷扩海远航,郑志鹏等10人赴德国汉堡,在丁教授领导的实验室参加研究工作,为时近两年。

1979年9月,丁肇中再次回国访问,这回与中科院确定,每年派一批青年学者到他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当年就录取了陈和生等25名应届硕士生。“丁训班”先后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高能物理实验人才,人们将他们称为“丁肇中学生”。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后来有三任所长,郑志鹏、陈和生、王貽芳,都是丁肇中的学生。

第一批被选拔出来的郑志鹏当时在丁肇中领导下的德国汉堡同步加速器实验室工作,在实验室中负责一个分探测器。郑志鹏记得,丁先生对他们这10位中国年轻科学家的学习和实验抓得很紧,每天上午十点左右铁定会打电话到实验室询问:有没有什么问题,马上进行得怎样?有问题他便会马上赶过来,亲自和大家一块儿动手解决。

郑志鹏他们在国内都已是学有所成,但在丁先生那里的工作是从插电缆做起,探测器有上万根电缆,不能插错一根,每次插的时候,都要反复两次口头报告,说“对了”,然后再重复一次“插对了”,必须两个人同时插,相互应答,反复查看。丁先生在一旁观看,不时指点,多次说:“我们搞实验物理的人,就要艰苦,要努力,要认真。”又说,“必须要实践,要一面干工作,一面学习,这样才能记得住。实验室可以带着书去,但是不能只看书,要做实验。”

期刊看台

王蒙《猴儿与少年》(长篇小說) 载《花城》2021年第5期

《猴儿与少年》是“人民艺术家”王蒙的最新长篇力作,作品通过小说家王蒙的视角,讲述了年过九十的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的人生往事。一九五八年,青年施炳炎来到大柘村树岭村,开始了不同的生活历练、体验和反思。他认识了一位与猴儿“三少爷”有着奇妙缘分少年侯长友,与长友长达数十年的交往中,可窥见大时代与人的命运变迁。热火朝天的劳动,让施炳炎换了一个活法,却仍保留着温暖的心灵与信念,与少年的相遇是他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仍深感欣慰的念想。王蒙笔下,往事永远鲜活,青春仍然万岁,老年美丽无边。《猴儿与少年》中这只名叫“三少爷”的猴子,他说,“是我小

的启蒙老师。”

父母的教诲影响了丁肇中的一生。

他因J粒子的发现而轰动世界,成为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他不顾多方不满与阻挠,坚持要用中文。这是诺贝尔奖颁奖礼历史上的第一次。当丁肇中的中文演讲回荡在颁奖典礼中,他为全人类做出的科学成就和对祖国的无限深情,赢得了全场听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爱祖国,爱科学,双爱双荣”,母亲给儿女留下的最重的嘱托,丁肇中又怎能不勉力而为?

在丁家祖居,我想起前几年在采访写作长篇报告文学《大对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始末》期间,曾听到好几位著名高能物理学家说到丁肇中先生的爱国之举,个个感慨万分。

1977年夏天,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丁肇中回到中国,邓小平亲自接见。他当时在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工作,访华期间,向邓小平建设中国科学院派遣物理学家参加他在德国汉堡进行的MARK—J实验,当即获得肯定。第二年,首批高能物理访问学者唐孝威、郑志鹏等10人赴德国汉堡,在丁教授领导的实验室参加研究工作,为时近两年。

1979年9月,丁肇中再次回国访问,这回与中科院确定,每年派一批青年学者到他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当年就录取了陈和生等25名应届硕士生。“丁训班”先后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高能物理实验人才,人们将他们称为“丁肇中学生”。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后来有三任所长,郑志鹏、陈和生、王貽芳,都是丁肇中的学生。

第一批被选拔出来的郑志鹏当时在丁肇中领导下的德国汉堡同步加速器实验室工作,在实验室中负责一个分探测器。郑志鹏记得,丁先生对他们这10位中国年轻科学家的学习和实验抓得很紧,每天上午十点左右铁定会打电话到实验室询问:有没有什么问题,马上进行得怎样?有问题他便会马上赶过来,亲自和大家一块儿动手解决。

郑志鹏他们在国内都已是学有所成,但在丁先生那里的工作是从插电缆做起,探测器有上万根电缆,不能插错一根,每次插的时候,都要反复两次口头报告,说“对了”,然后再重复一次“插对了”,必须两个人同时插,相互应答,反复查看。丁先生在一旁观看,不时指点,多次说:“我们搞实验物理的人,就要艰苦,要努力,要认真。”又说,“必须要实践,要一面干工作,一面学习,这样才能记得住。实验室可以带着书去,但是不能只看书,要做实验。”

丁先生对学生是钟爱的,自己滴酒不沾,却喜欢请学生吃饭,吃饭时不谈工作,只闲聊。他多次提到,“四千年以来中国在人类自然

为事而作”,他与元稹共同倡导的新乐府运动,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这些仅仅是普通读者对白居易的普通印象。作家张炜力图从不同角度解读白居易的“多面性”和“冲突性”,勾画白居易在中唐诗坛桂冠之下的精神困顿,重新勘察白居易的轻与重、得与失。

王小鹰《纪念碑》(长篇小说) 载《收获》长篇小说2021年夏卷

改革开放初期,史引霄高票当选上海某区区长,她积极解决回城知青就业问题,启动旧城改造工程。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平楚去苏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阵亡将士纪念馆修葺典礼。小说通过二人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引出厚重的历史场景和丰富多样的人物世界,岁月深处,时代的各个面彼此交融,谱写出一曲建设

张炜《桂冠诗人》(随笔) 载《天涯》2021年第5期

与李白、杜甫并称为唐朝三大诗人的白居易,是唐朝文学版图上看似最“接地气”的诗人;他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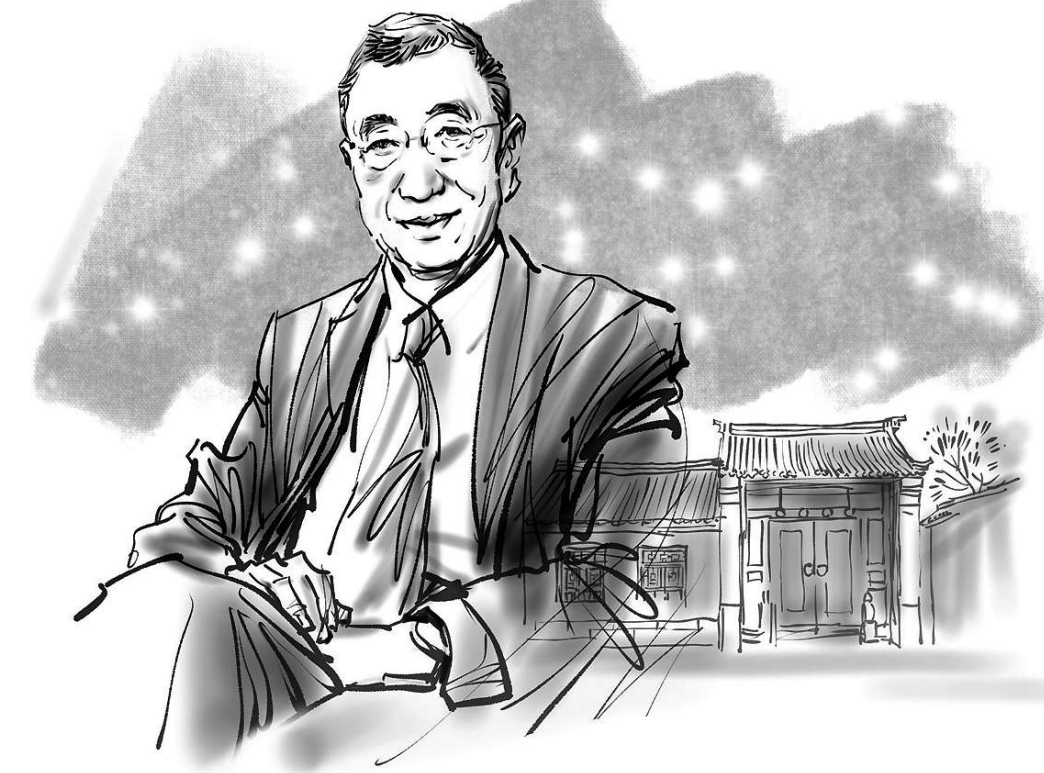


插图:郭红松

郑志鹏跟随丁肇中学习、实验两年,受益终生。

在高能物理研究所,我还采访了丁肇中的另外两位学生,一位是中国第一位博士后陈和生,一位是现任所长王貽芳,他们在导师丁肇中时,都充满了感激,说丁先生言传身教,使他们受到了最好的训练。王貽芳在丁先生那里工作了11年,感情深厚。他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就来到丁先生身边工作,接触到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工作方式和研究环境,感受他对工作的投入、对科学的追求,感触也就特别深。

王貽芳说,丁先生经常召开二三十人的会,范围不是特别大——大的会效果有限。在会上,他会发出一连串追问,有时候几乎让人下不来台,但与与会者受益匪浅,从中可以观察到他的思维方式和一般人的思维差异。一般人往往容易陷入细节,对他来说,虽然细节很重要——他会保证细节不出问题,但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忘了主线。丁先生待人自有分寸。跟他比较近的人,往往会被他“折磨”,但对年纪大一点或者是太年轻的,他则较宽容。他要求最严格的是他的副教授,因为副教授已经成熟。他永远可以把你问倒,他问的方式、角度和思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他想得更深、更进,永远会把最根本的物理问题放在首位。丁先生让他们懂得,“你脑子里要永远绷紧那根主要的弦。”

丁先生对学生是钟爱的,自己滴酒不沾,却喜欢请学生吃饭,吃饭时不谈工作,只闲聊。他多次提到,“四千年以来中国在人类自然

发展史上有过很多重要贡献,今后一定能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希望在自己能工作的时间内,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他的学生们回国之后干得都很出色:成功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创了我国中微子实验研究,提出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方案并率领军队完成设计、研制、运行和物理研究,在粒子物理实验领域取得突出贡献,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奖等等。

一个“丁肇中学生”在科学舞台上大放光芒。这一切足以告慰先辈啊。历史留有惊人的记忆,丁家祖居的故事根脉深长。作为日照望族之首的涛雒丁氏家风,曾在《八修(日照丁氏家乘)倡议书》中体现:“凡我日照丁氏族人,无论在大陆、台湾或海外,都曾为祖国作出过卓越贡献,目前正在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之下,同心同德,尽心尽力,贡献各自的力量。”

丁肇中一次次回到祖国,也一次次回到日照涛雒祖居。有一次,他对我同来的儿子说:“美国人喜欢你父亲,那是去找他们的祖先;而你来中国,也是找自己的祖先。”

蓝天、碧海、金沙滩,他兴致勃勃地行走在日照大地上,感慨放在首位。丁先生让他们懂得,“你脑子里要永远绷紧那根主要的弦。”

丁先生对学生是钟爱的,自己滴酒不沾,却喜欢请学生吃饭,吃饭时不谈工作,只闲聊。他多次提到,“四千年以来中国在人类自然

发展史上有过很多重要贡献,今后一定能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希望在自己能工作的时间内,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他的学生们回国之后干得都很出色:成功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创了我国中微子实验研究,提出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方案并率领军队完成设计、研制、运行和物理研究,在粒子物理实验领域取得突出贡献,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奖等等。

一个“丁肇中学生”在科学舞台上大放光芒。这一切足以告慰先辈啊。历史留有惊人的记忆,丁家祖居的故事根脉深长。作为日照望族之首的涛雒丁氏家风,曾在《八修(日照丁氏家乘)倡议书》中体现:“凡我日照丁氏族人,无论在大陆、台湾或海外,都曾为祖国作出过卓越贡献,目前正在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之下,同心同德,尽心尽力,贡献各自的力量。”

丁肇中一次次回到祖国,也一次次回到日照涛雒祖居。有一次,他对我同来的儿子说:“美国人喜欢你父亲,那是去找他们的祖先;而你来中国,也是找自己的祖先。”

蓝天、碧海、金沙滩,他兴致勃勃地行走在日照大地上,感慨放在首位。丁先生让他们懂得,“你脑子里要永远绷紧那根主要的弦。”

丁先生对学生是钟爱的,自己滴酒不沾,却喜欢请学生吃饭,吃饭时不谈工作,只闲聊。他多次提到,“四千年以来中国在人类自然

者之歌。

林白《北流》(长篇小说) 载《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第3、4期

以一首《植物志》的长诗为引子,作家开篇便将读者带入小说的繁复叙述之中。广西小镇北流是林白的家乡,也是她最重要的文学资源,其长篇小说几乎都与家乡北流有着不同程度的关系。有评论者认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她对北流作了一次整体性的描述,同时也是通过北流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作了一次整体性的表达,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宏大叙事”。

黄德海《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非虚构) 载《江南》2021年第5期

金克木,一代学人,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学贯东西,

距离,是发现美的一个条件。第一张从太空中拍摄到的地球照片,让我们深深震撼于自己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居然如此美丽,也激发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也是到四川挂职工作后,对比于“天府之国”的成都,才渐渐领会到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太原也有她独特的魅力。

一条碧波荡漾的大河两岸,横跨着一座千年古城,绿树青草是她的底色,郁郁葱葱中星罗棋布着红墙碧瓦、斗拱飞檐,那是她2500年历史的注脚;川流不息的立体交通网,把古意盎然、人烟鼎沸的老城区和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高新区连成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新时代的太原城。太原日新月异的变化开启于党的十八大,也就不到十年的光景,或许是变化太快了,抑或是他太大了,近些年没有来过太原的人们大多还保持着对她多年前的旧印象。我在四川挂职或者去外省开会时,常遇到过去来过太原的人们。他们听说我来自山西,总是很亲切地告诉我,他们早年曾经到太原出差或者访友,然而又会小心翼翼地说到煤灰和粉尘,并向我投来善意的同情目光。那个时候,我也总是急切地描述时下的太原新貌,久而久之,我把诸多描述浓缩成一句话:如今的太原,就是一座立体花园城市,几乎所有主干街道都实现了立体交通,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都会有个花木葱茏的小公园,地铁线路还不是很多,但你去往每个站点的线路都仿佛进入了景区。这一点儿也不夸张,太原的地铁站都设计成了古典或现代的艺术建筑,掩映在街边的花木丛中,自成一一道风景。

平心而论,太原还比不上成都的花园锦簇,这是天然气候所决定的,成都的湿度之大,把一棵植物随便扔到哪里都会生根抽芽。但也正是因为成都平原湿度大,又是个盆地,夏天潮热得很,越下越热是闷热;不像太原的夏天,太阳再大,站到阴影里马上就出汗,遇上刮风下雨,老人小孩就得穿外套。冬天也不像成都那么湿冷,极寒的日子不会超过两个月。挂职期间,我在成都度过了一个酷暑一个冬天,几乎天天都在跟同事和朋友宣传太原的宜居,希望他们能够找到时间到太原体验一番。在成都,有时候一个月难得见到一次太阳,而太原四季分明,有着北方天空中独有的壮观云彩。随着这些年生态环境的改善,湛蓝的天上云走云飞,晴朗时一碧如洗白云朵朵,阴雨欲来则阴城如同油画,早晨的霞光更是瑰丽多彩,成为千家万户安宁祥和生活的温馨背景。

当然,太原人居环境的明显改善,也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事。河流是城市的眼眸和灵魂,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从太原市穿城而过,把城市分为河东、河西两大区域。过去,河东是传统的老城区,而河西主要是矿区。历史的原因,很多年里地下水水位下降,船只搁浅如林、掉歌素波的汾河不仅断流,还几乎沦为“排污渠”。近些年,对汾河在市区的9条主要支流进行了“九河”综合治理,如今的太原汾河景区已经是60公里长的绿色生态景观长廊,繁衍生息着珍稀鸟类160多种,不仅包括濒临绝迹的紫背苇鸭、黄斑苇鸭、灰兔、灰头麦鸡、高跷鸨等,还有鸟类、花类也从远方飞来。古韵悠悠景色新,明代张颐《汾河晚渡》描述“山街落日千林紫,渡口归来簇如蚁”。流光轧轧橹声轻,沙际纷纷雁雁行,“宛然重现。掩映在绿荫和碧水当中的山西省图书馆、博物院、体育中心、科技馆、地质馆、大剧院,是人们感悟山西悠长的历史和传统文脉、进行艺术陶冶和为现代赛事助威呐喊的地方。新时代太原人生活在自然、人文、城市和谐的人居环境之中,一派锦绣太原城的盛世景象。

大概从2019年起,我开始致力于对山西文旅融合发展的研究,一直想给省会城市太原琢磨出一句好词好记的宣传语,尤其是在四川挂职期间,对那句“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大都市”艳羡不已,赞叹她对成都城市生活气质的精准描述。太原可不可以找到这样一句话呢?我冥思苦想了年之多的时间,直到挂职工作即将满期时,看到一则新闻:2021年6月25日,太原至吕梁动车组正式开通,这意味着继全省高速全线贯通之后,山西的11个城市全部实现动车通达,三晋大地全面进入动车时代。而在此之前,太原至上海、杭州等全国一线城市的高铁都已经开通,挂职期间,我每月往返太原和成都,只要7个多小时就能完成1300公里的旅程,比坐飞机更便捷、准时、舒适。更不要说太原到首都北京的高铁最快只要两个半小时,简直就是城际交通。太原武宿机场的T3航站楼也开工在即,将升级为国际级大机场了。这些都充分彰显了太原作为国务院确定的中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她必将在国家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战略转型中崛起。我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脱

任林举《躬身》(报告文学) 载《人民文学》2021年第9期

《躬身》的故事发生在甘南,高原上的牧民卓玛加布从捡垃圾开始自发地珍爱环境,在生计不愁之时,美丽家园意识得到了升华。正因为有卓玛加布们新时代的觉悟和伟大的劳作,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才无比牢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意义才得到最充分的彰显,亿万中国人的水源产地才蓄积起无穷无尽的生态波光。

任林举《躬身》(报告文学) 载《人民文学》2021年第9期

《躬身》的故事发生在甘南,高原上的牧民卓玛加布从捡垃圾开始自发地珍爱环境,在生计不愁之时,美丽家园意识得到了升华。正因为有卓玛加布们新时代的觉悟和伟大的劳作,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才无比牢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意义才得到最充分的彰显,亿万中国人的水源产地才蓄积起无穷无尽的生态波光。

任林举《躬身》(报告文学) 载《人民文学》2021年第9期

任林举《躬身》(报告文学) 载《人民文学》2021年第9期

太原不太远

□ 李骏虎

就是她了。

“太原不太远”,并不仅仅是说她的区位优势。除了地理概念,还有更多的历史文化元素。太原离汉唐盛世不太远,她寄托着中华复兴的伟大梦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太原是经历了2500多年风云的古都,古称晋阳、并州,是大禹划定的九州之一,相传禹曾“初都晋阳”;自先秦时置太原郡,两汉一直以晋阳为其治所。北周时设置并州总管府,建立并州官及六府,晋阳为都城。至隋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晋阳,开创大唐盛世,因此太原又别名龙城。而今,晋阳古城遗址上的太原古城已经建成开放,白天流连于各个历史街区中领略唐风晋韵的遗风,晚上更可以欣赏晋阳湖上的大型实景演艺《如梦晋阳》,走进历史和传说。第二天再就近去游览晋阳湖,听一听谁老泉声。晋阳所在的天龙山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一定记得牛春晓“国宝晋祠”特别节目播报的流失海外百年的佛首回归的消息,这尊佛首就属于天龙山石窟第8窟主佛,是该石窟中唯一的隋代作品。而今,这尊微笑的佛首已经随佛身并展出,它见证了百年中国历经屈辱后的崛起和复兴。

太原离中华传统文化不太远。“天下王氏出太原”,太原离姓氏文化不太远,晋祠博物馆内的王氏祠堂是中华根祖文化的重要一脉;太原离汾酒文化不太远,“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太原离晋商文化不太远,晋商大院是晋商文化的灵魂,作为山西优秀旅游城市的太原,太原离古典诗词不太远,李白曾赞叹“晋祠流水如碧玉”,王勃、王维、王之涣、王昌龄等唐代著名诗人都是山西人,出自太原王氏;太原离佛教圣地五台山不太远,“只有清凉无度处,层层翠染五云峰。”作为世界晋商文化都会,太原不但离各家晋商大院不太远,以山西晋军府旧址为依托刚刚建成的晋商博物院,更是晋商文化集大成者,可以与晋商曾经的辉煌媲美的是,太原入选了首批5G商用城市名单,作为国家园林城市,太原离绿水青山不太远,“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太原离节气文化不太远,她四季分明,每年的降水量不太大,但清明时节一细雨纷纷,到立秋,天空就会立刻变得高远,“小大雪”又多会碎玉飘扬,立冬会时序应景。

最使我感到振奋的,是太原在现阶段离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太远了。通常,越是在外省工作的人越是对家乡发展,我在成都时看到今年公布的两个有关太原的数据,不禁眼前一亮。一个数据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告,2020年太原市常住人口超过了530万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增长110万人,增长量相当于阳泉市的总人口。我在成都期间,每每艳美人口流动给成都带来的活力,作为两千万人口级的大都市和全国游客趋之若鹜的旅游城市,人口红利对成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没有想到的,此次人口普查中,近十年从省外流入山西全省的人口达到160万人以上,其中主要的流向是省会太原,这说明太原的人居和发展环境具有很大魅力。另一个数据是在某2020中国城市人均GDP榜单上,太原排名第78位,高于全国人均水平,比上一年的排名上升了三位。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在全国百强榜中的排名不降反升,是太原晋商新发展理念取得的骄人成绩,相信伴随着山西主导产业的转型升级,古老的“龙城”太原,离现代化大都市不会太远了。

地上文物看山西,游山西如同读历史。在新时期,无论您在哪里,到太原都不太远。

我自成都回到太原,没有想象中的落差感,太原到成都也不太远。

(作者系盟盟中央委员、山西省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